

解莊

宇津木益夫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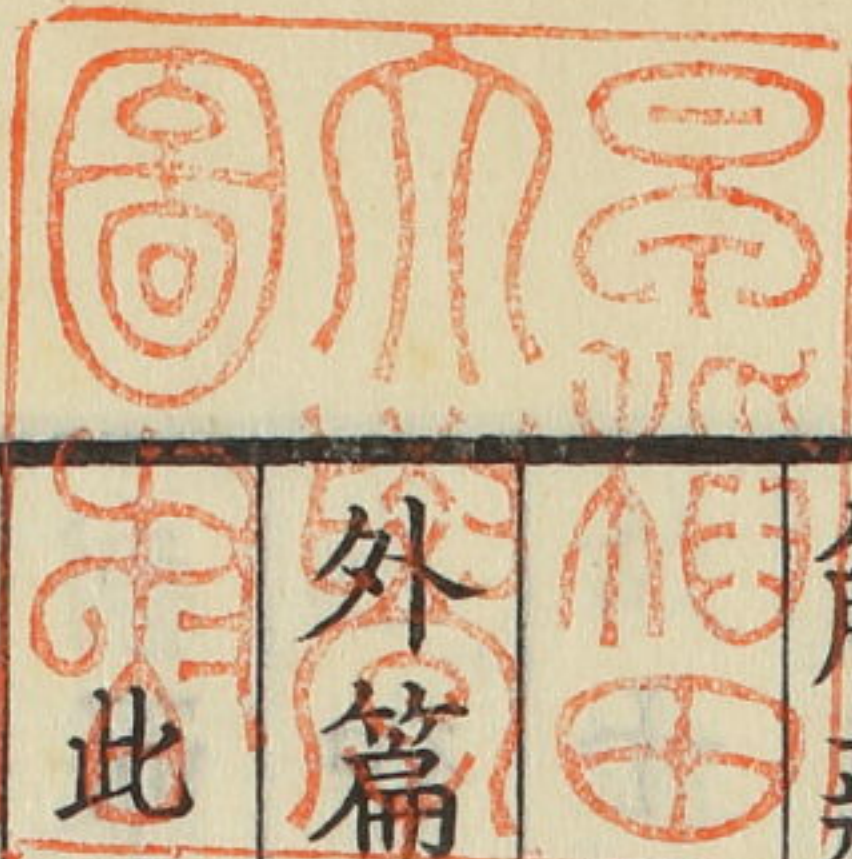
外篇

卷十一

口仁 13

704

11



解莊卷之十一

尾張

宇津木益夫天放解

外篇天地第十二

此篇受上篇天道人道之旨而立言。以人君原於德而成於天起論。以無爲天德爲主。至聖治德人神人也。且以所惑者多不可致之歎爲結尾。中間冥冥無聲泰初等條。純粹可愛也。欲明性命之情者。上篇此篇并天運天道可併觀以領其旨。天地雖大。其化均也。萬物雖多。其治一也。人卒雖衆。其主君也。君原於德而成於天。故曰。玄古之君天下。

解莊

卷之十一

天地

後土居歲

明治
月 年
日 購
未

無爲也。天德而已矣。一說玄字句亦通。

老子曰王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此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。故化均而治一也。必有居無事而主。張綱維乎是者。天地之主萬物。猶君之主萬民。必有居無爲而資籍運量乎是者。故非德無以出治。非天無以成德。故曰玄古之君天下。無爲也。天德而已矣。玄古猶言邃古。其德順天而成。人力無所加矣。爲人君者能體此。則無爲之治化可斯也。四十八言。

以道觀言。而天下之君正。以道觀分。而君臣之義明。

以道觀能。而天下之官治。以道汎觀。而天下之應備。故通於天地者。德也。行於萬物者。道也。上治人者。事也。能有所藝者。技也。技兼於事。事兼於義。義兼於德。德兼於道。道兼於天。

原於德而成於天。則道自生其中也。安其性命之情。而無私。乃是原於德而成於天也。夫天地至大。萬物至衆。其治其化。不知其幾。而主之者。能體道。則本末相濟。猶手臂之於一身也。故以道觀之。則群理皆舉而不違也。是以以道觀言。則稱謂定。而人君之名正。以道觀分。則上下各居其位。而事使

之義明。以道觀能。則大小異職。賢否當任。而天下之官治。以道汎觀。則庶物咸得其所以。而無應非其道。故曰。天下之應備。故原於德。則通於天地也。成於天。則行於萬物也。德與道。通行於天地萬物。則治化之所由出也。故非德。每以通於天地。非道。無以行於萬物。上之所以治人者。事也。人之所以成能者。技也。此中雖自有上下精粗之別。而以道觀之。則道與器。原無差別也。技爲事之所必資。故曰。技兼於事。事爲義之所必行。故曰。事兼於義。義爲德之所必施。故曰。義兼於德。德爲道之所必具。故

曰。德兼於道。道爲天之所必合。故曰。道兼於天。兼者合而一之謂。諸解皆然。鬻齋云。事兼於義之義字。當作藝。音同。傳寫之訛耳。言雖技藝事三者。不明道德。則不爲用。雖明道德。而不盡無私之天。則不能窮道德也。故事藝道德。必兼於天。而後始得安性命之情矣。蓋脩道德而盡無私之天。則技事自含其中也。更以技藝爲事哉。八十八言。

故曰。古之畜天下者。無欲而天下足。無爲而萬物化。淵靜而百姓定。記曰。通於一而萬事畢。無心得而鬼神服。

正結上意。夫以道觀。則上下本末。各得其處。而君自正。義自明。官自治。應自備。可見古之畜天下者。法無爲天道。而有爲事義。自相濟於其中也。無欲也。無爲也。淵靜也。所以原於德而成於天之極致。而推其實。則無復無欲無爲淵靜者。即是無欲無爲淵靜也。無欲則天下無不足。無爲則萬物自爲而無不化。淵靜則外馳長絕。而百姓莫不定穩自重。故記有之曰。通於一而萬事畢。無心得而鬼神服。此引記傳所載以爲證也。齊物論云。道通爲一首章曰。無爲也。天德而已矣。即是一之所以爲一。

也。其爲物不二之一。亦是也。能達於斯。則無行而非一。無入而不自得也。此不亦萬事畢乎。此非以有心計一而得者。無心不知其一。而自一者也。無心自一。則自得之真。可證也。無事物可得。無事物不可得。得與不得。遣盡而無遺。此名爲得也。故無心自得。則鬼神不能窺。故曰。鬼神服。按室鳩巢駁臺雜話所載。樵夫往加賀山中。遇山都。和名之事。可以見無心得而鬼神服之一端也。余戚屬。往岐岨山中。亦遇山都。與雜話所記。如合符契也。世人無能達無心無欲者。唯計較憶推。以爲無欲無心。

故不知萬事畢鬼神服之真面目。徒因語生解耳。
何道之成。四十二言。

夫子曰。夫道覆載萬物者也。洋洋乎大哉。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。無爲爲之。之謂天。無爲言之。之謂德。愛入利物。之謂仁。不同同之。之謂大。行不崖異。之謂寬。有萬不同。之謂富。故執德。之謂紀。德成。之謂立。循於道。之謂備。不以物挫志。之謂完。君子明於此十者。則韜乎其心之大也。沛乎其爲萬物逝也。

再受上三段之意。述其師言。以說道一貫萬物。而其大不可測也。既說技事義德道天六者。合而爲

一之義。於是復說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十者。以示君子宜剝心之故也。夫覆載者。天地之體也。道通於天地爲一。故覆載萬物者。道也。然則道者。兼天地其大無量。洋洋乎大哉。此讚歎其廣大無測之辭也。道既如此。君子若欲體此道。則不剝其心。而能體之哉。剝心者。言剝滌其心知也。夫心者本無心。而無迹可見聞。對物則心生而知慮乍起。心知起。則物去後。心知逐其物。而意識橫生。遂迷失天德。而不能體道。故欲體道者。不可以不剝心也。諸解謂剝心者。去其知識之私。而後可以入道。

也。此雖說得是也。剗心之談。而非剗心之實也。何謂剗心之實。答曰。夫心之變化自在。前篇備說之。試自省。有可剗之心耶。將無耶。以何物爲心乎。非青黃。非赤白。非大小。非長短。非有無。非起滅。非方圓。非語默。非動靜。非上下。指何物爲心耶。非內非外。非中間。愈推愈無。何以剗之乎。於是乎。研精盡神。轉進轉究。至究極處。則進者究者。兩望洋而退。愈退至無復可退處。而復進。進而至無復可進處。又退。愈退愈進。轉退轉進。進退維谷處。精神俱斃。喪身心兩疲勞。呼吸亦將絕時。如眠方覺。如夢初

回。自知中間內外。上下動靜。語默方圓。起滅有無。長短大小。赤白青黃。無視而非心。然則心無體。以萬物爲體乎。能剗滌萬物。以爲剗心乎。非熟脩之人。則不能達剗心之實矣。學者當猛省。若不達剗心之實。則以下十者。亦理談而非其真也。天素無爲。而無不爲也。故曰。無爲爲之。之謂天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。百物生。故曰。無爲言之。之謂德。乃上文無爲也。天德而已矣。之語。可併考。愛入利物之德。自無爲而發。乃仁之體也。萬物不同。而以無爲體之。則無不同。故謂之大。行之崖異者。必不能容衆。不

崖異。則能容衆。故謂之寬。寬綽然有餘祐之義也。有萬不同。則無不有矣。故謂之富。人能執此天德。則可以綱紀萬化。故謂之紀。天德成。則卓爾有所立。故謂之立。德立道生。則衆善悉舉。故謂之備。雖衆善悉備。固是無爲無心。萬物無足以饒心者。故不以_下外物挫_中其志。謂之完。凡此十者。能明之。則其德包容無所不徧。含畜古今。充塞宇宙。洋洋乎大哉。此乃君子剗心之極効。有如此者矣。不可以不剗心一句。不可平易看過也。故曰。韜乎其心之大也。韜者。包容之意。剗心極則其心量之大。無所

不包容。而天下之事理。無復遺逸也。故剗心至。則此十德自明。其心廣大而不窮。爲萬物所歸往也。故曰。沛乎爲萬物逝也。百十六言。

若然者。藏金於山。藏珠於淵。不利貨財。不近貴富。不樂壽。不哀夭。不榮通。不醜窮。不拘一世之利。以爲己私分。不以_下王天下爲己_上慶顯。顯則明萬物一府。死生同狀。

若然者。指_下上明十德者而言。十德已明。盡其心量之廣大。而爲萬物之歸往。則古今宇宙。我心量中之物耳。故軀殼之念永絕。而死生無變於己。是以

藏金於山。藏珠於淵。不利世上之貨財。至貴至富。備於我。故不近世之貴富。壽夭兩歸於死。死生無變於己者。何哀樂之窮通。此軀殼之隱顯耳。不自同軀殼上起念。何榮醜之有榮醜。乃欣厭之意。世之釣名譽者。猶且恬然於壽夭窮通。以爲兒戲者在焉。此乃拘一世之利。以爲己私分者也。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又可蹈也者。是也。猶未免私也。不拘一世之利。以爲己私分。而後始知能明十德也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而不爲己處顯。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。若夫顯則有之。非爲

天子有四海之謂能明。此十德之謂也。故曰顯則明。此明字。乃與上文明於此十者之明字同意。學道而至此顯明之地位。莫尚焉。豈王天下之顯哉。按褚伯秀管見曰。郭氏從顯則明爲句。諸解多因之。似與下文不貫。范無隱連下文爲句。義長。今從之。朱註顯則明三字衍。或曰註文誤入三字不連。下句亦通。萬物一府。死生同狀。總括若然。以下通條也。言不用金珠。不利貨財。不近貴富。無哀樂榮醜。不爲己私分。不爲己處顯者。通達萬物一府。生

死同狀故也。此乃剗心明道之極致也。六十二言。

夫子曰。夫道淵乎其居也。濇乎其清也。金石不得。無以鳴。故金石有聲。不考不鳴。萬物孰能定之。

陳碧虛云。首稱夫子曰者。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。不知是否。此又稱之者。亦長桑子微言耶。無確據。未可知。諸解言再述師旨。似穩當。上文既說道覆載萬物。此條亦說道之幽微。以極其蘊。淵乎其居也。其深寂不可測也。濇乎其清也。如水之深而清也。此道體深寂不可測也。雖然。非如淵之暗昧不明。猶水之澄清徹底而無塵滓也。學者當認道之深寂澄清。無崖際也。然其深寂澄清。唯形容道體

之一偏耳。非其全體也。金石之有聲。非道不鳴。此金石之含聲。猶道之無聲。無臭而能含萬感也。其淵乎濇乎。猶金石之不考也。金石有聲。而不考不鳴。此因鳴而知其有聲也。道之在萬物。無往而非道也。金石之鳴與不鳴。亦無往而非道也。鳴者考者。不考者。不鳴者。皆因天機之感與不感。而有動靜寂感之異而已。以萬物言之。則飛者。走者。行者。立者。泳者。蠕動者。蟄伏者。皆莫非道機之活潑也。然則無體無用。而以萬物為體用。其不一定也如此矣。故曰。萬物孰能定之。其萬物之不能定者。乃

是道之所以爲道也。天不得不能爲天地。地不得不能爲地。萬物不得不能爲萬物也。當與內篇大宗師有情有信條併見也。三十七言

夫王德之人。素逝而耻通於事。立之本原。而智通於神。故其德廣。其心之出。有物採之。故形非道不生。生非德不明。存形窮生。立德明道。非王德者耶。蕩蕩乎。忽然出。勃然動。而萬物從之乎。此謂王德之人。

王德猶盛德也。十成之德也。素。純朴也。逝。流通不滯也。天下之事。無不能無不爲。而不自以爲善也。言事事無不通。而不自居其通也。其本原立。故雖

大耻通於事。而事至能制。物來能應。其知如神。蓋本原之明。不受竅鑿。先事而知。若鬼神。戴記所謂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如是則其德之廣遠可徵也。其心之出而應物也。雖有先知之明。非先物而唱也。如有物來而採之。感而後應。迫而後起也。夫以形立於天下者。雖無心於天下。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也。而生其形者。道也。即立之本原也。形已生焉。非德則不能明其道也。即智通於神也。無形則不能窮其生。不立德則安能明其道。故曰。存形窮生。立德明道。此之謂十成之德。故曰。非王德者耶。夫

王德之人。與道啗合。故其居也淵乎。其清也滲乎。其無心寂靜之體。可察也。其至應感無方也。蕩蕩乎。忽然出。勃然動。而萬物從之也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也。忽勃皆無心。應物之貌。即其心之出。有物採之也。可以知王德之人。沛乎其爲萬物逝也。七十八言。

視乎冥冥。聽乎無聲。冥冥之中。獨見曉焉。無聲之中。獨聞和焉。故深之又深。而能物焉。神之又神。而能精焉。故其與萬物接也。至無而供其求。時聘而要其宿。大小長短脩遠。

王德之人。蕩蕩乎。忽然出。勃然動。而萬物從之者。非因見聞而然也。每心而自應者也。然非離見聞而然也。即見聞而不爲見聞所籠係也。夫視時。萬形歷歷在目前。若拘其形。則視物也。非視乎冥冥也。視乎冥冥。視知其形者也。視物而見其知物之知。無形而冥冥也。其知不即形。省諸已則其知形之智。無所在也。不在我。不在彼。不在彼我之間。然歷歷獨明而無形。而能形一切之形者也。此之謂視乎冥冥。無形而孤明者。是也。故曰。冥冥之中。獨見曉焉。人不能見之地。已獨見而曉者也。曉猶覺。

也聽乎無聲亦然。聲已無形。然歷歷有音響。其知音響者。在音響之外。而無聲者也。聽其知音響者之無聲。則知其智超越乎形聲見聞之外。而能行乎形聲見聞之中也。人不能聞而和之地。我獨能聞之而和者也。和與曉人不知。己所獨知之地也。此乃視乎冥冥。聽乎無聲之極切也。與內篇大宗師所謂朝徹見獨。同其義也。此是獨見獨聞。而能曉和者。超出於世上之見聞。而以視聽見道體之明者也。若以此地位。爲大事了畢。而不復進取。則依舊墮在見聞之中。而不能成德也。雖然凡學道

者。至於斯。則自以爲得道。而不復進取者。十有五雙。王德之難。可察也。於是乘其曉和之明。而進取。轉進轉明。而能探其深。轉深轉明。而深之又深。則不遣視聽。而見聞之念永竭。獨見獨聞之地頓消。與天下萬物同見同聞。而無復間隔也。物精二字。老子所謂有物混成之物。又道之爲物。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。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。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。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等之物精。而至其深之又深。則貫通天下萬物者。唯此一物。唯此一精而已。無形而綜萬形。無聲而括萬聲。其微妙

幽玄不可測。可謂神矣。若心認其神之不可測。以爲神則未可也。推其神。究其神。而盡其神。則無視不神。無聽不神。我不知其神。而其神自神。則天下萬物。無不神者。此乃精焉之義也。恍惚窈冥之中。有物有精者。是也。其精之真。不踐實地。不能達焉。其精其真。其中有信。此實踐實語也。此其物其精。從視乎冥冥聽乎無聲。而有此實踐之真也。其物其精。盡深寂澄清。而靈妙不可測也。更超越其深寂靈妙。而言語意念之所不能及也。此無形無聲之極致。而神往無方也。故其與萬物應接也。至無

也。而供其萬物之求。而無遺也。時騁出而不失其歸宿。故曰。時騁而要其宿。要者。不失其當中也。供其求。要其宿者。各中其所欲也。大小長短脩遠。無徃而不當中。無入而不自得也。陸註脩遠當作遠近。或近遠。似是以上二條。實成德明道之秘密。而不知者以爲馳高遠。而不深極焉。不亦惜乎。徃徃以禪理解之。此以老莊爲似禪者也。六十六言此一條。回護以解之。則意旨有似者。然潛意考之。有文脉不貫處。而前後截斷。按天運篇咸池樂章之第三段。聖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。下似有曉文。

而不說天樂之所以然。因試以此六十六言。填彼篇。則下文有焱氏之頌。似有所據。識者察諸。

黃帝遊乎赤水之北。登乎崑崙之丘。而南望還歸。遺其玄珠。使知索之。而不得。使離朱索之。而不得。使喫詬索之。而不得也。乃使象罔象罔得之。黃帝曰。異哉。象罔乃可以得之乎。

通篇稱黃帝者許多。皆以喻才知之敏捷也。赤水極南之地。崑崙海內最高之山也。南望還歸。趨高遠馳明知。而不知止。其所極赤水之北。而非真明之地。所以遺其玄珠也。玄者深昧幽冥。不可測量。

不可名狀之象也。珠者圓明光潔。運轉不滯。深藏淵底之寶也。夫欲體得性命之真者。非聰明敏知之所能到也。唯其始。則視聽于冥冥無聲。其次。則曉和于獨見獨聞之地位。轉深轉神而極其靈妙。恍惚窈冥之中。證得其有物有精。而後終體得其真。而有信也。其體至無而供萬物之求。要萬物之歸宿。此乃玄珠之所以爲玄珠也。豈可以世之聰明聖知得之哉。使知離朱喫詬者。索之而皆所以不得也。知思慮也。離朱眼見也。喫詬言辯也。三者。心智之發見。而蔽其真性者也。愈求愈遠。索之于

形似之間故也。象罔則捐形似而不由。故得之。何則象罔。即無形無心之體。無索玄珠之念。不索則知見言三者湮滅無迹。無迹則玄珠未嘗失。而瑩徹在當體。此乃象罔之所以得之也。三者曰索象罔。不曰索者。以其不待索而得也。以世智觀之。則三者有可得之理。而象罔無可得之理。故黃帝曰。異哉象罔。乃可以得之乎。此世智之所以深異也。世之聰明博洽。而遺玄珠者。可以爲警也。六十八言。

堯觀乎華。華封人曰。嘻。聖人。請祝聖人。使聖人壽。堯

曰。辭。使聖人富。堯曰。辭。使聖人多男子。堯曰。辭。封人曰。富壽多男子。人之所欲也。女獨不欲何耶。堯曰。多男子則多懼。富則多事。壽則多辱。是三者。非所以養德也。故辭。封人曰。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。今然。君子也。天生萬民。必授之職。多男子而授之職。則何懼之有。富而使人分之。則何事之有。夫聖人。鶉居而穀食。鳥行而無彰。天下有道。則與物皆昌。天下無道。則脩德就閒。千歲厭世。去而上僊。乘彼白雲。至於帝鄉。三患莫至。身常無殃。則何辱之有。封人去之。堯隨之曰。請問。封人曰。退已。

林西仲曰。此段義無著落。其詞頗近時趣。疑非莊
叟真筆也。獨見曰。細看此篇光量。力量所至。不過
如說苑新論之間。多懼句難解。豈憂沒飯吃乎。爭
家產乎。無味。按鶉不擇居。穀不擇食。鳥行空中來
而無迹。去而無方。即今不停。乃無彰之意。諸解以
為無心自然之意。臆斷耳。三患。即多懼多事多辱
也。或以為病老死。或為水火風皆鑿也。二百七言。
堯治天下。伯成子高立為諸侯。堯授舜。舜授禹。伯成
子高辭為諸侯而耕。禹往見之。則耕在野。禹趨就下
風立而問焉。曰。昔堯治天下。吾子立為諸侯。堯授舜

舜授禹。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。敢問其故何也。子高
曰。昔堯治天下。不賞而民勸。不罰而民畏。今子賞罰
而民且不仁。德自此衰。刑自此立。後世之亂。自此始
矣。夫子闔行邪。無落吾事。佶佶乎耕而不顧。

闔與盍同。落荒廢意。佶佶勇壯貌。又低首而耕貌。
林西仲曰。莊之所以稱者。以其奇宕之氣。雋永之
理。千古常新。愈熟愈好也。如此淺率直遂。其何以
為莊乎。好事者為之也。百三十七言。
泰初有無。無有無名。一之所起。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
生。謂之德。未形者。有分且然無間。謂之命。留動而生

物。物成生理。謂之形。形體保神。各有儀則。謂之性。性脩反德。德至同於初。同乃虛。虛乃大。合喙鳴。喙鳴合。與天地爲合。其合緡緡。若愚若昏。是謂玄德。同於大順。

此段辯盡性命根宗之蘊。以示學者歸復之要。莫尚焉。夫欲體無爲天德者。當以此條究極也。泰初者。造化之元始。開闢之先初也。在我人。則一念未萌之時也。自開闢之後言之。則全無也。而溟溟滓滓。不可名狀者也。其謂全無者。意中計以爲無者。而以目前之有。爲對者也。若除計無之意思。則泛

然如不繫舟。而心思不安。於是靜慮觀察。而不怠。則其不安之念。徹底除去。而計無之念。亦寂無迹。即是復歸一念未萌之時。而泰初之地位。可以默識心通也。此不以有對。故無亦無也。此物固無形無名。故曰有無名。此萬物一體。貫通無隔也。上文所謂至無而供其求者。可併考。此乃性命之根宗。而道通爲一者。是也。其一之將發見時。有一而無一之形。無聲無臭。至寂至靜。而能使萬物得生。此之謂德。大學所謂明明德者。明此德也。萬物不得此一。則不能生也。故曰。物得以生。謂之德。此未形

之一德。賦物而大小長短貴賤尊卑。各有分。而所賦之一德。且然無間隔。謂之命。命與德。其名雖異。未形以前。皆歸於一。而無分別。其一有靜有動。交互而生物。其物素得德而生。故能成生理。謂之形。生理者。行住坐臥自在之謂也。其生理不唯行住坐臥。手舞足蹈。動靜云爲。靈妙不可測。此神之謂也。既有形。則必有主形者。以其形體能保守其神。則百骸九竅相和。而視聽言動。莫不有自然之儀。則謂之性。然則性也者。形之有儀則者也。能知此性之所以然。而脩習以反未形以前之德。則形神

兩妙。而天命自明也。德之所以爲德。可以見也。其德至極。則同於泰初之無無。無名。同於泰初則虛。此無一芥之支吾也。無支吾。則其虛乃大。天下萬物。無所不容。無所不包。此乃虛大之所以爲虛大也。至德之極功。可以徵也。其虛大無所不包容。則形神相和。而有儀則。此非有心而然也。能盡其性。又盡物之性。又盡命盡德。而後無一點之滯芥。而自得於己者也。之謂無爲。天德總之曰道。乃萬物一體之真也。又設一喻。以示其無爲。喙之鳴必合。合故其喙鳴耶。鳴故其喙合耶。聽聲亦然。聲來而

入耳耶。聽者徃而遇聲耶。不知不識聽其聲而已。此皆無爲無作。而不知所以然者也。此乃與天地爲合之義也。王德與天地爲合。而無心於爲合。故曰。其合緡緡。若愚若昏。是謂玄德。乃上文玄珠。是也。上文譬喻。此條實言。得其玄德。則天地俱順。故曰。同乎大順。此條實泄大道之秘。無復餘蘊。讀者當三復林西仲以謂之性以上。爲天道。從內而之外。以性脩反德至。同乎大順。爲人道。由外而入內也。似是然。不示根本。汎然無歸宿也。不由性而汴。則無緣進步。不分天道人道。亦得矣。百零一言。

夫子問於老聃。曰。有人治道。若相放。可不可。然不然。辯者有言曰。離堅白。若縣寓。若是則可謂聖人乎。老聃曰。是昏易技係。勞形怵心者也。執狸之狗成思。後狙之便。自山林來。丘弓告若。而所不能聞。與而所不能言。凡有首有趾。無心無耳者衆。有形者與無形無狀。而皆存者盡無。其動止也。其死生也。其廢起也。此又非其所以也。有治在人。忘乎物。忘乎天。其名爲忘已。忘己之人。是之謂入於天。

夫子。孔子也。有人於此。其所治之道。若相於聖人之成法。所謂聖人不凝滯於物。能與世推移之意。

雖然不苟同於衆也。又有於不可之中爲可於不
然之中爲然者。當時辯者之言。曰離堅白若縣寓。
此言辯者離折堅白。明白而若日月之縣宇內也。
此於衆可衆然之中。必知不可與不然。其折義之
精。如辯者之言也。所謂和而不流者也。孔子所謂。
衆好之必察焉。衆惡之必察焉之意。可謂晰理之
精當者矣。此有過人之才智者。而幾乎聖人者也。
故有此問。老子以爲昏易技係之徒。解在內篇皆應帝王
勞心怵形。適人之適。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也。蓋其
始名於才藝。其終必累於才藝。宛如執狸之狗。猿

狙之便也。必拘繫愁思。不自適於山林。而來以就
捕之類耳。聖人則不然。游心於是非異同之外。既
不_下以才智自見焉。豈以才智自累乎。因呼孔子之
名進之曰。予告汝於汝所不能聞。與汝所不能言
也。夫可聞可言者。聲色也。無聲色者。不可得而聞。
不可得而言也。凡有首有趾者。具體而人也。無心
無耳者。人而無知無聞者多也。如是則有形。而不
能踐其形。此凡民耳。若夫有形。而能存無形無狀。
則能踐其形者也。如是之人。世上絕無矣。故曰。盡
無矣。無形無狀。則所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是也。

爲儻忽所竅鑿而不能存者多矣。若能形與無形無狀者皆存。則形體保神。各有儀則之人。而能明其性者矣。雖然其人未嘗異於人。其動止。死生。廢起。同於世人。其同於世人者。非其所以得道也。故曰。又非其所以也。其人所以能踐其形。而超越于凡民者。有自治在其人也。有治在人四字。頗精密。脩習自知之明。存養省察之要。仰鑽琢磨之力。皆含畜此四字之中也。其忘物也。不留心於萬物萬形也。忘天也。不係心於無形無狀也。物與天俱忘。名爲忘己。忘己之人。無入無我。無物無天。渾然自

入於天。非忘己忘天。則不能踐入於天之實地矣。此條意旨。實出乎人意表。宜矣人之不能解也。百五十一言。

蔣閭菟見李徹曰。魯君謂菟也曰。請受教。辭不獲命。既已告矣。未知中否。請嘗薦之。吾謂魯君曰。必服恭儉。拔出公忠之屬。而無阿私。民孰敢不輯。李徹局局然笑曰。若夫子之言。於帝王之德。猶螻蟬之怒臂。以當車軼。則必不勝任矣。且若是。則其自爲處。危其觀臺。多物將往投跡者衆。蔣閭菟覷覷然驚曰。菟也。必若於夫子之所言矣。雖然。願先生之言其風也。李徹

曰。大聖之治天下也。搖蕩民心。使之成教易俗。舉滅其賊心。而皆進其獨志。若性之自爲。而民不知其所由然。若然者。豈兄堯舜之教民。溟滓然弟之哉。欲同乎德而心居矣。

蔣閭菟舉所嘗告魯君者。以問季徹。服恭儉。拔公忠。無阿私。用賢而無偏黨。王道不是過矣。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。局局笑不出聲。顰若君之所言。則螭螂之當車軼也。帝王之德。無爲而化。以若所爲。則猶下人之高其觀臺。多其景物。以示於人也。人皆悅之。往而投跡者衆矣。乘興而來。興盡而

去。遊觀之人。何能久乎。世之學道者。博聞強記。而人多從之。則不復進取。以戶外履滿。自以爲成。而不見道者多矣。其從遊之徒。亦眩門前之熱鬧。而往觀之。既而去。俱爲無真志也。爲師爲資者。當省察之。蔣閭菟驚其言。不覺自失。覷覷驚懼貌。茫茫同。茫若自失貌。夫往投者衆。則天下之人皆來歸。何以反不勝任。此菟之所以願言其風也。季徹告以大聖之治。夫民心本自蕩蕩廣平。搖搖活潑。若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。自聖人過爲之防禦。以仁義禮樂。紀綱法度。櫻其心。民始蹙蹙踉跄。失其本

性愈求其治。而其治愈遠。易曰。无妄之藥。不可試也。集註云。既已无妄。而復藥之。則反爲妄而生疾。其意可併考也。言隨民心之搖蕩。而搖蕩之。使之自得其性。則教成俗易。知巧之賊心盡滅。而皆進其獨志。此大聖雖因以無爲化之。而民自以爲性之自爲。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獨志者。不他求。不他假。而已獨立志。以進其道也。舉盡也。太宗師有搖蕩恣睢轉徙之語。註云。搖蕩。逍遙自在之境也。又云。非義所拘也。可併觀也。不知爲上之無爲所化。而人人若其性之自爲。使民不知其所由然。此乃

大聖之所以治天下也。如此則其愈於堯舜遠矣。豈兄其教民。而弟之哉。溟滓。無知頑愚之意。溟滓字。處處有之。心知之所不及也。因上下文取其義不同也。兄弟字新奇。非疏堯舜而不兄。惟欲堯舜及己與民同乎德而心居矣。滅賊心。進獨志。若性之自爲而搖蕩。則天下咸同德而心居矣。心居者。心無所營無所求。寂靜深默。安而不馳也。猶人之安居而其身不動也。二百六言子貢南遊於楚。反於晉。過漢陰。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。鑿隊而入井。抱甕而出灌。掇掇然用力甚多。而見

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。一日浸百畦。用力甚寡而見功多。夫子不欲乎。爲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。曰鑿木爲機。後重前輕。挈水若抽。數如沃湯。其名爲槔。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。吾聞之吾師。有機械者必有機事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。則純白不備。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。神生不定者。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。羞而不爲也。子貢瞞然慙。俯而不能對。有間。爲圃者曰。子奚爲者耶。曰孔丘之徒也。爲圃者曰。子非夫博學以擬聖。於子以蓋衆。獨弦哀歌。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。汝方將忘汝神氣。墮汝形骸。而庶幾

乎。而身之不能治。而何暇治天下乎。子往矣。無乏吾事。

圃畦者。圃之有界限者。井。即今之塘塲。鑿隊而入。近水以甕酌者也。其勞可察也。然羞子貢之桔槔。而不爲者。以機心存乎胸中也。機心存。則方寸擾亂。而不純白也。白如虛室。生白之白。蓋純白透徹。內外如一。則其神定靜。不爲外物所雜擾也。若純白不備。則其神生不定靜矣。此道之所不載也。夫機械者。世人以爲便捷。而皆趨之。不知與道背馳也。自有道觀之。則爲喪心害道。故丈人耻而不爲。

也。子貢慙而不對。瞞然。慚愧貌。有間。丈人問子貢之業。對以孔丘之徒。丈人曰。子非夫博學以擬聖以下。皆譏孔子之語也。於于。夸誕貌。又通雅。於于。揖讓舒緩之貌。蓋厭也。獨弦哀歌。倡而無和者也。丈人教之曰。忘汝神氣。墮汝形骸。則其庶幾乎。乃墮支體。黜聰明之意。乃近道也。去其機心。而不用也。無乏吾事。乃無落吾事之意。瞞謨。奔切。音門。慚貌。搢搢。用力貌。又瞞然。目無精采貌。獨弦哀歌。以賣名聲。高其調。以振響於天下也。二百六十一言。子貢卑陬失色。頊頊然不自得。行三十里而後愈。其

弟子曰。向之人何爲者耶。夫子何故見之。變容失色。終日不自反耶。曰。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。不知復有夫人也。吾聞之夫子。事求可。功求成。用力少。見功多者。聖人之道。今徒不然。執道者德全。德全者形全。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。聖人之道也。托生與民並行。而不知其所之。汙乎淳備哉。功利機巧。必忘夫人之心。若夫人者。非其志不之。非其心不爲。雖以天下譽之。得其所謂。謦然不顧。以天下非之。失其所謂。儻然不受。天下之非譽。無益損焉。是謂全德之人哉。我之謂風波之民。

卑陬。李云。愧懼貌。陸云。愧惡貌。一云。顏色不自得也。獨見云。諸解無明據。蓋行不自安貌。史記日者傳。卑疵而前。蟻趨而言。是也。方密之曰。卑陬乃迫促之轉也。循本云。卑陬。卑遜自處於陬隅也。項項。自失貌。不自反。不復其常也。天下一人。蓋指孔子。事求可數句。因孔子之言。子貢自計以爲聖人之道也。夫以功利機功之心。計多寡者。豈聖道哉。今丈人執道而德全。故形神皆全。形者。神所乘也。神者。形所主也。形神俱全者。其道德皆全。此乃聖人之道也。托生於世。與民並行。而與民大異。所謂浮

遊。不知所求。猖狂不知所往。汙乎淳備也。汙乎。不可測知之義。淳備。純白備也。純白備。則其無功利機巧之心。可知也。機心既忘。則非其志不之。非其心不爲。雖天下咸譽。而得其天下之所謂。而非其志。則謦然不顧。謦傲同。雖天下咸非而失其天下且之所謂。非其心。則儻然不受。儻然。無知貌。此得失兩不省也。得其所謂。失其所謂。又以爲丈人之所謂。亦通。此天下之得失。非譽。無益損於其人也。故謂之全德之人。郭註云。此宋榮子之徒。未足以爲全德也。郭解可謂具眼矣。風波易動也。神生不定。

之民也。子貢以爲全德之人耳。二百三言

反於魯。以告孔子。孔子曰。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。識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治其內。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。無爲復朴。體性抱神。以遊世俗之間者。汝將固驚耶。且渾沌氏之術。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。

假脩渾沌氏之術者。愛其學風。而未知其真者也。假脩二字可玩。郭注云。丈人欲脩淳備。而抱一寸古。失其旨也。識其一。不知其二者。堅執一術。而不達變化也。治其內。而不治其外者。唯求純白之備。而羞機械之擾其神也。此未能內外通徹。獨以爲

得。而爲無用之勞。以爲善者也。雖其內似治。而不能與人同入此道。此外未治也。外未治。則其內亦不可謂真治也。且渾沌氏與渾沌不同。渾沌者。不受竅鑿之本體也。渾沌氏。古帝王名其術者。其帝王之成迹也。其術蓋以純白神定爲教者耶。雖與風波之民大異。而未入聖域者也。浮屠氏猶呵此輩爲二乘。二乘者。聲聞緣覺也。非真佛子也。夫明白入素。無爲復朴。體性抱神。以遊世間者。此真脩之人。非丈人之屬也。明白者。見道明。而至虛室生白之地位也。雖然。執明白。而不達變化。則明白猶

途中而非真家鄉也。入素者不執其明白。去而入真家鄉也。於是從前所學識之道德性命之理。拂底而無迹也。謂之無爲。若強欲無爲之。則非真無爲也。故無雕琢之迹。無斧鑿之巧。而後始可以當無爲之真也。故曰無爲復朴。按馬蹄篇曰。同乎無知。其德不離。同乎無欲。是謂素樸。素樸而民性得矣。此乃入素復朴得其性之謂也。體得其性。則神不離形。形神相和。而內外透徹也。不羞機事。不貯機心。以遊世間。而與世俗俱爲其事業。所謂不凝滯於物。而能與世推移者也。子貢遇如此之人。則

反不驚乎。汝將固驚邪。將不驚之意也。遇實踐之人而不驚。見假脩者而反驚。世之無特志者。皆如此。其不見道也必矣。且渾沌氏之術。非道之真也。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。言不足識之也。學而無真。勞而無功之術而已。凡挾一術。以銜賣於世者多矣。又以爲全德之人。而學其術信其人者。不少矣。世無明眼之人。以假傳假。以爲得真者。不遑枚舉也。志士之高舉。不亦宜乎。諸解無眼。郭注頗得之。林西仲曰。此假言去其機心。方能入道。借爲圍畦者。發出許多議論。大類漁父篇意。其文無停蓄蘊

藉中間又有紕繆之語。此爲後人竄入無疑也。惟善讀莊文者知之。西仲已以華封人。伯成子高。二條爲非莊叟之真筆者。有似是矣。此條亦駁以爲假。雖似具眼者。不能解其意。而爲有紕繆之語。此以明白入素以下之文。爲丈人事故也。已不能解其意。安能知其真假哉。淮南子曰。真人者。性合於道。有而若無。實而若虛。處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治其內。不識其外。明白太素。無爲復朴。體本抱神。以游于天地之樊。茫然彷徨于塵垢之外。而消搖于無事之業。浩浩蕩蕩乎。機械之巧。弗載於心。此亦因此

文別成一義者也。識者辨其當否。七十五言

諄芒將東之大壑。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。苑風曰。子將奚之。曰。將之大壑。曰。奚爲焉。曰。夫大壑之爲物也。注焉而不滿。酌焉而不竭。吾將遊焉。苑風曰。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。願聞聖治。諄芒曰。聖治乎。官施而不失其宜。拔舉而不失其能。畢見其情事。而行其所爲。行言自爲。而天下化。手撓顧指。四方之民。莫不俱至。此之謂聖治。願聞德人。曰。德人者。居無思。行無慮。不藏是非美惡。四海之內。共利之之爲悅。共給之之爲安。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。儻乎若行而失其道。

也。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。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。謂德人之容。願聞神人。曰：上神乘光與形滅。此謂照曠。致命盡情。天地樂而萬事銷亡。萬物復情。此之謂混冥。

大壑。大海也。之大壑。浮海之意也。諸解皆同。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。注不滿酌不竭者。所謂天府也。是至無而供萬物之求者也。苑風不達。故問聖治德人神人。諄芒隨問而答。夫聖治者。聖人治天下之迹也。官施而不失其宜。各任其官。無曠職也。拔舉而不失其能。擢拔側陋。野無遺賢也。朝野上

下。畢行其當爲之情實。而各無浮行也。或又聖人畢見其人人之情事。而使其各行其所爲。此上之德。能化下者也。故行言自爲。而天下化。自行其所行。自言其所言。自爲其所爲而已。此天下自化也。不以賞罰而勸阻。手撓顧指。而民俱至。此聖治之發見於天下者如此也。又問德人居無思。行無慮。行無思。居無慮。故不藏是非美惡於其胸中。無我公私之別。故四海共利共給。皆爲悅爲安。然其心虛而無私。故天下悅安樂推而不厭也。雖然德人未嘗依賴於天下之安悅。故曰：惴乎若嬰兒之

失其母也。怙音超。悲也。悵也。又悵怙。失意貌。言其無知無心。而不知其所依也。儻自失貌。若行而失其道者。無心無知。而不知其所歸也。財用有餘。飲食取足。而不知其所自來。其所從也。此亦無思無慮。而不知其所求也。此德人之容。而盡物得以生之實者也。聖治外也。德人內也。內重而外輕。何則。聖治之功。雖不可企及。而比之德人。以實得為主之極功。則超出一等地也。又問神人。夫神者。靈妙不可測之謂也。上神乘光者。大宗師曰。浸假而化。予之尻。以爲輪。以神爲馬。予因而乘之。豈更駕哉。

人乘神之馬者。此誰也。光者神之用。神者光之體。總而括其體用。而形神俱盡。與形滅亡者也。故謂之照曠。此雖照無光也。夫光者。但神之用耳。照曠者。其所以光。其所以神者也。上其神。乘其光。以逍遙於無何有鄉者也。上神跨其神也。形神俱滅亡。推究天命。致盡性情。則無復有事也。天地亦樂其助化育。故曰。天地樂而萬事銷亡。於是萬物任其性。而復其情。此情字。與孟子所謂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之情字。同義。情者性之發動。而不假作爲安排者也。命致情盡。萬事銷亡。萬物復情。乃此所謂至

道之極。昏昏默默者也。故曰。此之謂混冥。所謂混
沌玄冥。不可思議者也。此又超出德人。一等地也。
以上三節。各有所得。然其淺深優劣。不待解而自
明矣。二百四十六言。
門無鬼。與赤張滿稽。觀於武王之師。赤張滿稽曰。不
及有虞氏乎。故離此患也。門無鬼曰。天下均治。而有
虞氏治之耶。其亂而後治之與。赤張滿稽曰。天下均
治之爲願。而何計以有虞氏爲。有虞氏之藥瘍也。禿
而施髡。病而求醫。孝子操藥。以修慈父。其色惓然。聖
人羞之。

武王之不及有虞氏。猶有虞氏之不及泰氏也。離
罹也。蓋以堯舜之揖讓爲優。以武王之戰伐爲劣
者乎。要之唐虞湯武。皆亂而後治者也。其不及至
德之世也遠矣。但所值不同耳。故不得尊此而卑
彼也。故無鬼詰問。天下均治。而有虞氏治之耶。抑
亦亂而後治之與。若均治。則不用有虞氏而可也。
天下之願均治也。不待言矣。然則有虞氏之治之。
猶有病而投藥。禿而施髡。病而求醫。孝子操藥。以
修慈父。其色惓然。故聖人羞之。言孝子豈願爲慈
父侍湯藥乎。不得已也。聖人之治天下。亦猶此也。

願均治耳。豈欲待亂而治之哉。二百三言。至德之世。不尚賢。不使能。上如標枝。民如野鹿。端正而不知以爲義。相愛而不知以爲仁。實而不知以爲忠。當而不知以爲信。蠢動而相使。不以爲賜。是故行而無迹。事而無傳。

此乃太古至治。未嘗亂。安用治哉。堯舜推賢讓能。而至德之世。不尚賢。不使能。淳質無事。下無求於上。上無求於下。故上如標枝。處高而無凌下之心。民如野鹿。放曠而無相忌之嫌。有仁義忠信之實。而不知其爲仁義忠信。又相使不以爲恩賜。各安

於無爲無事。而更無高行能事之可見也。故曰。行而無迹。事而無傳。夫上古之世。雖荒邈。有行迹之可美。美事之可記。則定當聞於今日也。行而無迹。事而無傳。何以遺後世哉。其上下淳朴。無事之風。可以想像也。林西仲云。行而無迹。事而無傳八字。破盡千古大惑。論古者。不可不知。若撝拾荒唐之說。如羅長源路史。真可以無有也。六十七言。

孝子不諛其親。忠臣不諂其君。臣子之盛也。親之所言而然。所行而善。則世俗謂之不肖子。君之所言而然。所行而善。則世俗謂之不肖臣。而未知此其必然

耶。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。所謂善而善之。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。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。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。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。而終身道人也。終身諛人也。

夫臣子忠孝之盛節。只在不諂諛其君親。有過諫之。使其不陷於不義而已。凡所言而善之。所行而然之。則世俗必以爲諂諛之臣子。而以不肖不忠之名加之。此無足異者。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。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。然今世俗之所謂然者然之。世俗之所謂善者善之。此與不肖臣子之諂諛於

君親者何異乎。而世俗喜其與己同。而不以導諛目之。然則世俗殊尊嚴於君親耶。在君親則非之。在世俗則是之。此於必然之中。未知其必然者也。世之尊有虞氏者。亦無獨見於胸中。而因世俗以然之善之而已。今謂己爲導諛之人。則勃然怫然作色。而不肯受。仍隨世俗以苟同之。則終身導諛之人也。道音導。諛與諂同。百二十六言。

合譬飾辭聚衆也。是終始本末不相坐。垂衣裳設采色。動容貌。以媚一世。而不自謂道諛。與夫人之爲徒。通是非。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。知其愚者。非大愚

也。知其惑者。非大惑也。大惑者。終身不解。大愚者。終身不靈。三人行。而一人惑。所適者。猶可致也。惑者少也。二人惑。則勞而不至。惑者勝也。而今也。以天下惑。予雖有所嚮。不可得也。不亦悲乎。
十六言
舉物類。以欲人之易曉。此合譬也。摘葉尋枝。以欲人之易聽。此飾辭也。唯爲聚衆也。是終始本末。不相坐也。何者。聚徒講說之人。無實行而務空談者。徒欲人之聽信其說。故垂衣裳。設采色。動容貌。高自標致。以媚悅一時之學人。而不自謂之導諛。其見解。豈異於衆人哉。但與夫人爲徒耳。與衆同是。

非。初無高出等。此亦一衆人。而不自謂之衆人也。在宥篇曰。同於己而欲之。異於己而不欲者。以出乎衆爲心也。夫以出乎衆爲心者。曷嘗出乎衆哉。因衆以寧。所聞。不如衆技衆矣。可與此文併見。此不亦至愚乎。故曰愚之至也。心與行背馳。此不亦終始本末不相坐乎。知其愚。知其惑。而早爲之所。則免大愚大惑也。然終身不解不靈。則卒不能免大愚大惑也。何者。愚惑者之多故也。三人而一人惑。則惑者少。故猶可致。三人而二人惑。則惑者多。故勞而不至。今也以天下惑。欲以一人之力。祈嚮

之。而終不可得也。祈嚮。願求向道之意也。不能以一人之祈嚮。勝天下。其悲可知也。蒙叟蓋有所感傷而發者也。學者。須祈嚮也。百三十三言。大聲不入於里耳。折楊皇華。則嗑然而笑。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。至言不出。俗言勝也。以二缶鍾惑。而所適不得矣。而今也以天下惑。予雖有所祈嚮。其庸可得邪。知其不可得也。而強之。又一惑也。故莫若釋之而不推。不推誰其比憂。

大雅之音。非里耳之所聞而樂也。如折楊皇華。則聞之以嗑然而笑。折楊皇華。皆里巷之俗謠也。嗑

然。笑聲。又多言也。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。至言之不出於世者。由俗言之勝也。以二缶與一鐘惑。則所適不得矣。諸解作垂踵。非也。林西仲獨以爲缶。土音也。鐘正音也。土音勝。而正音少也。與前雅音俗音。相響應也。以天下惑。以一人祈嚮之。不可得也。知不可得而強之。又一惑也。欲解其惑。莫若釋之而不推。不推求。則其誰與我同憂。而釋一世之惑乎。比同也。蓋已知天下無人。雖然。不絕望於斯人。蒙叟憂世愛人之心。其至情有如此者。按循本。缶。鐘瓦鍾也。二人擊瓦鍾。以爲正音。則人必

喜其新聲。而爲其所惑。古樂之所以不行也。九十
一言。

厲之人。夜半生其子。遽取火而視之。汲汲然。惟恐其
似己也。

厲。癩疾也。癩疾之人。夜半生子。恐其似己。乃是好
惡之本心也。然則人莫不有自知之明。若能擴充
其明。則大愚大惡可解。此一喻。示人之意。丁寧深
切也。然世人反起荒唐之譏。而棄擲不取。乃至終
身不解不靈。曾癩人之不若也。此條結前數條之
意。以使人深思而祈嚮之。讀者得之於言意之表。

則自有知深意。二十三言。

百年之木破爲犧樽。青黃而文之。其斷在溝中。比犧
樽於溝中之斷。則美惡有間矣。其於失性一也。跖與
曾史。行義有間矣。然其失性均也。且夫失性有五。一
曰。五色亂目。使目不明。二曰。五聲亂耳。使耳不聰。三
曰。五臭熏鼻。困憊中顙。四曰。五味濁口。使口厲爽。五
曰。趣舍滑心。使性飛揚。此五者。皆生之害也。而楊墨
乃始離跖。自以爲得。非吾所謂得也。夫得者。因可以
爲得乎。則鳩鴉之在於籠也。亦可以爲得矣。

百年之木。大木也。同木而爲犧樽。爲溝中之斷。各

有美惡。於失木性一也。跖與曾史。行義清濁有間。亦失其性均也。夫聲色臭味趣舍之亂其真性。亦猶此也。不獨失其性。亦害其生也。憊。子公反。困憊。衝逆之意。言氣味上熏。衝逆於顙額也。厲。乖戾也。爽。猶失也。滑。汨亂也。離。跂。即馬蹄篇𠂔謂蹠跂也。楊墨之徒。乘其間。乃始離跂。自以爲得。此以趣舍滑心。不以爲失。而反以爲得也。如此則以因爲得也。以因爲得。則籠中之鳩鴉。亦可以爲得矣。此條并下條。似馬蹄篇之錯簡也。百五十七言。且夫趣舍聲色。以柴其內。皮弁鷩冠。搢笏紳脩。以約

其外。內支盈於柴柵。外重纏繳。眈眈然在纏繳之中。而自以爲得。則是罪人交臂歷指。而虎豹在於檻囊。亦可以爲得矣。

夫柴其內。使道不得集。約其外。使心不得解其繆。內支盈於柴柵。外重纏繳。自達者觀之。則在纏繳之中。眈眈然自以爲得。則罪人交臂歷指。虎豹在於檻囊。亦可以爲得矣。極口以罵其非也。陸方壺云。柴義有三。一者蘊崇之。二者錯亂。三者梗礙。皮弁鷩冠。搢笏紳脩。皆儒服也。搢。執也。紳。大帶之垂者。脩。長義。眈眈。目視而不敢動也。此條戲譎拘儒。

之甚詞也。萬世之下。猶有遭其諧謔者也。六十六言。天地篇。通計二千九百五十八言。反覆以諭道。德性命之蘊。雖然以惑者之多。不能盡其意旨。因有其誰比憂之歎。蒙叟喫緊爲入之情。溢乎言外。讀者當反覆玩味之。

解莊卷之十一

